



新刻月林丘先生家傳禮記摘訓七卷

諸城 月林 丘 樞 著

楚麻 文宿 毛調元 全校

楚賁 求如 鄧應張

雜記上下

朝服十五升

十五升貴其精細也去其半則為輕服之總去其半而又加灰則為弔服之錫皆不得與朝服比矣

大白冠 止 刊其柄與末 長 丈

不綏者以其無委武也然冠豈有無委武者乃冠與委武相

屬而爲一耳玄縞則別有委武臨着乃合之故曰委武玄
縞言別加委武之玄縞也屬武爲質則不黹以尚質別加
委武爲文則黹以尚文

緇冕重於爵弁爵弁重於玄冠 弁而祭於公者正也弁而
親迎者權也弁而祭於已則不可士可弁而祭於已則大
夫亦可冕而祭於已矣此記者推類之誤也

刑其柄與末總承枇畢而言註誤以爲單指畢矣

子貢問喪 止東夷之子也

稱情以外稱內也稱服以本稱末也

馬氏曰東夷之子蓋非特美其能行是禮又美其能變是俗

也

免喪之外

胡氏曰路隋父死母告以貌類父終身不引鏡近於目瞿劉

溫叟父名岳終身不聽絲竹近於心瞿

古者貴賤皆杖 止子不見大饗乎 輟 惠

武叔廢無爵之杖無乃見刑者而廢屨矣乎公羊賈視已之
親爲人之親矣

諸侯來朝則天子饗之諸侯相朝則主君饗之皆大饗也

曾申問於曾子曰 止同名則諱

曾子是譬說正意却在言外

子與父同諱蓋不但宮中與其側矣

孔子曰伯母叔母止君子耻之

服重而情輕故其哀淺服輕而情重故其哀深由文又推出去說

馬氏曰管仲以其君伯晏子以其君顯相齊之業可謂賢矣然有功而不必有德有才而不必有禮故能九合諸侯而不能治一身能一言省刑而未能善一祭

方氏曰道始於聞而知中於學而能卒於行而至然聞之矣而不能學則與無聞同學之矣而不能行則與不學同故君子每以是爲患焉鄙夫之心在乎固其位君子之心在

乎稱其位勢不足以固其位而失之者鄙夫所患也德不足以稱其位而失之者君子所患也此所以爲異惟其知所患故能終至於無患惟其知所耻故能終至於無耻

子貢觀於蜡止自魯昭公始也

二樂字不屬民俱就子貢說一日之澤通屬人君註以一日屬民澤屬君分成兩截了張弛非民自張弛乃人君張

之弛之也弗能弗爲就指張弛而言註通把張弛屬民又把弗能解做不能爲治俱未是此節張弛平說言外却

只重弛一邊吾所謂非爾所知者何也蓋使民之道如用弓然或使民常勞而不思所以逸之是爲張而不弛似

亦摩民以義之一道矣然如此行之非惟後世不能雖文武勤政亦不能使民之久張而不弛也蓋力必憊而怨心生矣敢以殘忍而重民之殃哉使民常逸而不思所以勞之是爲弛而不張似亦漸民以仁之一道矣然如此行之非惟後世不爲雖文武施恩亦不肯使民之久弛而不張也蓋志必逸而邪念起矣忍以姑息而成民之偷哉然則何如而可一張之不至於弛而不張一弛之不至於張而不弛仁義兼施寬嚴相濟此乃文武治民之道也今也百日之蜡一日之澤則是一張於先而又一弛於後此正文武之道而非徒張而不弛者之比矣爾乃以如狂目之是

豈爾之所知哉

長至一陽始生天神爲陽而上帝又物之始也短至一陰始生人鬼爲陰而祖又人之始也

獻子意在下旬蓋欲改魯禘之月而以此爲斷案耳魯之郊禘非禮也而又移其月獻子於是乎失之矣

昭公不告天子不命爲娶同姓也此後非盡同姓矣而遂皆不命則輕夫婦之倫廢君臣之義此雖昭公之作俑而天王之廢禮列國之失禮俱見之矣註云此記魯失禮之由觀經文不曰魯夫人而曰夫人不曰昭公而曰魯昭公可見是諸侯皆尤而效之非止記魯之失禮也

禮記卷之七
廡焚^止則釁之以豶豚

孔子至者字爲句拜之至再字爲句未句則推孔子拜之之義

宦於大夫者今已宦於諸侯而追言其前日曾宦於大夫也然二人有君命而後之曾宦於大夫者何曾一一有君命因二人之有君命而後來遂遵以爲常耳

內亂不與然則周公石碯非與此又力之能討者也不然則趙盾之亡不踰境可以免董狐之筆矣

長則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則三寸厚則半寸又必剡其上剡則左右各寸半然形制不同如此而圭則皆玉

也至於玉圭之藉則其藻有三采六等是以制言之則圭之形制不同而藻皆同以分言之則圭之長不同而博厚剡上與藻皆同矣以版藉玉而以韋爲版之衣藻則畫之韋上者也

成廟則釁之其釁之之禮則其始也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緇衣自雍人拭羊至乃降是用羊爲釁之禮自門夾室至北面是用雞爲釁之禮其耳血皆於屋下此句又因雞而帶羊說也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註却云亦升屋而

割之想是割雞二字另爲一讀言既割雞矣而其用之以釁也則門當門夾室中室也交神明之道不連上節只

釋路寢不覺之意 陳氏曰廟成則覺室成則不覺以室不可以神之也宗廟之器其名者覺非名者不足以神之也

孔子曰 至末

食而飽由食我以禮也食我以禮何如吾祭

云云

一束是幣之數下二句又是遞解這一束也束五兩以多寡言兩五尋以長短言

西面則皆有主道北上則以父母在北 禮之以醴禮之也

筭有成人之道故禮之以醴然禮之則不用女賓而惟婦人執其禮未許嫁而不忍賓之也燕則不用筭而惟鬢首

未許嫁而不忍老之也

會紕純紉俱就鞞上說不至下五寸是未到下邊即從半腰以漸而殺為五寸也

祭法第二十三

祭法 止其餘不變也 頊 旭這彥

祭法二字乃一篇之大指 禘以追遠郊以反始祖以報功宗以崇德禘郊在常禮之外祖宗在常數之外 宗廟之常禮或四時之享或三年之祫其制亦已隆矣然猶以為未足以極其本源之思也於是又別有禘祭郊祭以享之焉宗廟之常數太祖在其中昭穆在其左右其制亦已隆

禮記集說卷之六
六
矣然猶以爲未足以盡其孝享之意也於是又別有祖廟宗廟以尊之焉此一節言內祭之法壇高而圓乃天之象而燔柴所以使火之陽氣上升也折下而方乃地之象而瘞埋所以使幣玉之陰氣下達也禮雖不同而皆用騂犢同一尚赤而貴誠矣祭時以下卽書所謂禋于六宗祭四方則蜡祭也百神只指山林川谷丘陵若作通承則下面在其地難通矣兩其字亦指山谷說亡其地是設言乃偶失一地非謂失國也此二節言外祭之法

忽然說到人物生死處爲何正要以名之不變起那祭之變耳名爲五代之所不變至於禘郊祖宗則七代之所更立

而不能不變矣蓋名生於事之實而祭則出於人之情難以一律拘也然禘郊祖宗雖變其餘天地六宗四方之神則七代又不得而更立矣蓋內祭因人而舉人則隨時而各異外祭因神而舉神則無時而不然者也此總結上三節不變曰五代更立則曰七代何也事之實漸文於後世而人之情固隆於上世此名與祭所以遠近之不同也然七代之所更者禘郊祖宗之人耳禘郊祖宗之制亦萬古之所不變者也

天下有王 止 死曰鬼

此節專爲祭發分地建國置都立邑乃設廟祧壇墀之張本

耳註作兩平說而以親疎多少分屬之未是 觀下文王
五廟二祧諸侯三廟二祧大夫三廟士二廟一廟而皆無
祧此廟祧之數也王侯皆一壇一墀大夫二壇適士一壇
而皆無墀此壇墀之數也註云有昭有穆以七以五却專
以廟言矣 天下而有王者作焉則外焉分土地以建諸
侯之國內焉置王都以立卿大夫士之采邑而封建之制
定矣於是卽設爲廟祧以行享嘗之祭設爲壇墀以行祈
禱之祭蓋孝享之心天下之所同而祭祀之典王者之所
重也然情有厚薄分有貴賤不爲之定制可乎乃因死者
之重輕以爲親疎之數因生者之尊卑以爲多少之數親
疎之數定則內不混於所施之情多少之數定則外不紊
於所宜之分矣

考廟有五遠廟有二此七廟也註以三昭三穆與太祖爲七

而二祧在三昭三穆之外則泥於王制之說而反與本文
背矣

王爲群姓立社止或立竈

置社言衆人之所共置也特置似尚未切 司命主督察之
神以禋燎祀之祀厲亦非以其爲人害乃氣類與之相屬
而不忍其無祀耳

夫聖王之制祭祀也 至末

方氏曰菑在天也可禦而已患在人也故可亢焉 棄爲堯
舜之臣如何夏末猶繼之蓋指其後人言耳其子曰農能
殖百穀及夏之衰也農之業亦以久而衰矣周棄之子孫
又能傳周棄之法以繼農之業這便是周棄繼之此二人
先後有功如此故夏之前則祀農以爲稷夏之後則祀棄
以爲稷 平九州不是平定乃平治其水土也
物有其名則因名以究其用而民不惑於下因名以生其利
而財可供於上然物類至繁而名起於初定能無遺而未
名名而未當者乎顓頊伐作父於其未名者名之於其未
當者更之使民益明而財益供也 文王至去民之菑通

爲一句在文王則以文治去民之菑在武王則以武功去
民之菑若作三句讀則兩以字無着落去民之菑菑字又
是通套字與前大菑專以天言者不同 絲旣曰極矣恐
不應在勤事之列 此族總承聖賢造化二項然帝王道
統相傳功在萬世乃只以其功烈粗迹而槩祀之耶禮家
蓋姑淺言之以示例耳

祭義第二十四

祭不欲數 止 而不敢盡其私也 愾 歆

數疏以時言煩怠以事言不敬忘以心言 迎來送往是因
親以春而來則以禴祭之樂迎之因親以秋而往則以嘗

祭之哀送之鄭註樂親之將來哀其享否不可知把來往就祭時看了末句只重有樂無樂不重在禴嘗上禴嘗已先在迎送內了若到末句方說禴嘗則迎送無謂矣未及期而屢祭則爲數祭不欲數何也數則煩煩則不敬矣是心之不敬數爲之也故祭不欲數過期而不祭則爲疏祭不欲疏何也疏則怠怠則忘矣是心之忘疏爲之也故祭不欲疏是故君子之祭不數也不疏也必合諸天道而春禴秋嘗焉春秋是天道禴嘗就是合天道然春禴秋嘗其詳何如時乎秋也君子履霜露而必有悽愴之心豈以其霜露之寒而悽愴哉蓋霜露旣降萬物皆感陰以

死則親亦與物而俱往君子之心若或失吾親矣此其所以悽愴也時乎春也君子履雨露而必有怵惕之心豈以其雨露之溫而怵惕哉蓋雨露旣濡萬物皆感陽以生則親亦與物而俱來君子之心若或見吾親矣此其所以怵惕也然親之來而不迎或迎而不樂則怵惕之心終無以自達矣故春而禴祭欣喜歡愛以迎親之來親之往而不送或送而不哀則悽愴之心終無以自達矣故秋而嘗祭悲痛慘怛以送親之往惟其情之哀樂因時而異則其樂之用否亦因情而異矣樂以迎來故禴有樂而假聲容以盡迎來之樂哀以送往故嘗無樂而去聲容以盡送往之

哀是心之感觸不同乃禴嘗之所由起而樂之有無不同又禴嘗之所由分者也 由是觀之以雨露之怵惕而有樂以迎來則禴行於春而有以合乎天道矣以霜露之悽愴而無樂以送往則嘗行於秋而有以合乎天道矣然則豈有失之不敬而忘者哉

三日之間百物既備思親之心可以靜專也則致齋以齊其內志之動就齋所而退處於正寢之內故曰內七日之間百物粗具思親之心尚有所雜也則散齋以防其外物之侵不就齋所而散處於中門之外故曰外 齋之日兼散齋致齋說思其居處五句正是齋之事所樂以事言所嗜

以物言 齋三日自七日積而至於三日也是要其終而言之則爲祭之前夕矣所爲齋雖指親說還是居處五者慕容氏曰親之居處笑語志意樂嗜往而不反非有實也無形之中視有所見無聲之中聽有所聞思之所至足以通之矣 下文致愛致慤正指此條而言

僂然就是見乎其位之貌肅然就是容聲之貌如神君至其風肅然也註云倣惕之貌則謂祭者肅然矣 夫未祭之先齋以思親而卽有所見如此則祭之日自有以致親之感格矣入室僂然云過下節當云祭之日豈惟入室出戶之際而後有所聞見哉是故先王之孝也云 親雖

無形也入室而必見其形親雖無聲也出戶而必聞其聲這就是見親之著親之色自不忘乎目常若承顏之際也親之聲自不絕乎耳常若聽命之際也親之心志嗜欲自不忘乎心常若先意承志之際也這就是見親之存

方氏曰致其愛矣親雖亡而猶存致其慤矣神雖微而猶著由是觀之不忘不絕親固若是其存矣然存非自存也由於齋以極致其愛也儼然肅然愾然親固若是其著矣然著非自著也由於齋以極致其慤也若不愛不慤則其心不誠愛與慤而不致愛致慤則其誠又不至何以得此哉可見有感則有應此必然之理也人子而不欲其親之

著存也則亦已矣然其心念念不忘常欲其存常欲其著夫既欲其存愛正所以致其存者也既欲其著慤正所以致其著者也則其散齋致齋以致愛致慤心之敬何容已乎敬字兼愛慤而言此申結上文之意也 敬養敬享接

上句敬字來進一步說言君子既生則敬養矣今又死則敬享致愛致慤如此其意為何蓋思終身弗辱也 終身之喪接終身弗辱來又進一步說言君子豈惟思終身弗辱而已哉還有終身之喪矣所謂終身之喪者忌日之謂也然忌日何以見其為終身之喪忌日不用 云云

唯聖人為能饗帝 止 夫各有所當也

項氏曰以人而交於神非惻怛純至與之俱化者不能達也
 仁人之心與天地為一體孝子之心與父母為一人 聖
 人饗帝只帶說以起孝子耳不可平看饗者以下通與聖
 人無干了饗者二句是泛論其理尚未就孝子說 孝子
 之能饗親固能如聖人之饗帝矣然饗者鄉也是饗有鄉
 之義焉必心鄉乎親然後乃能饗親也惟其鄉之然後能
 饗是故孝子臨尸而不怍蓋未臨尸之先已能鄉之矣何
 怍之有然孝子臨尸不怍固以其鄉之所謂鄉之者何如
 君牽牲 云云 齊齊其敬是致慈意愉愉其忠是致愛意
 末句總承二句說饗之即饗上面之注蓋豆也欲其饗正

見是鄉處此只專就君夫人說方與孝子相合不兼卿大
 夫命婦了

文王之祭也只管下四句其文王與只收上三句此祭時事
 詩云以下乃祭後事末三句又是從此上見出 忌日稱
 諱如何亦為祭時事蓋忌日則有忌日之祭稱諱乃廟中
 不諱也 事死者四句指文王說祀之忠也三句却泛說
 祭之日日字大槩說連明日俱在其中猶言祭之時相
 似不可因上面祭之明日遂把祭之日作當日看 文王
 之祭也事死者則如事生思死者則如不欲生忌日則必
 哀稱諱則如見親文王之祭其心之念念在親如此則夫

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這箇祀之忠底景象其卽文王之謂與蓋文王之心卽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之心同一其祀之忠也然文王之念親豈惟正祭之日爲然哉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此詩雖非爲文王發而實文王之詩也何以見其爲文王之詩蓋文王之祭固念親之勤而祭之明日則祭已畢矣宜可以安寢矣然文王至於明發而猶不能成寐其所以不寐者何哉蓋正祭之日旣饗親而致其來矣祭畢則不能不去此心豈能憇然耶於是又從而思念之不置焉此所以明發不寐也是祭之明日明發不寐卽詩之所謂明發不寐矣饗而致之又

從而思之卽詩之所謂有懷二人矣然則是詩也非文王之詩而何以此觀之可見文王當祭之時自始至終其樂與哀殆相半焉蓋饗而致之是饗之必樂又從而思之是已至必哀豈非樂與哀半乎此見文王之爲孝子而能饗親也 陳氏曰君子之於親也生事之以禮故喜與懼半祭之以禮故樂與哀半

奉薦而進其親也慤當爲一句註以親爲身自執事則前已有奉薦二字矣不失之贅乎兩箇容也連下讀不可與者字相應 前云夫何神明之及交且輕說過反饋以下方申言其實先有何恍惚之有然後何神明之及交 薦其

薦俎正是設饋此以祭言下二句是以旅酬言 末二句是泛說察言之道正意只言外見之 言濟濟者其爲容也乃遠也言其爲疏遠之容而無關於情也漆漆者其爲容也乃自反也言其爲自反之容而無關於祭也容以遠及容以自反皆與神明無與矣夫何神明之及交今我自祭正所以交神明也則主於盡心而不暇於脩容矣何以濟濟漆漆爲哉蓋濟濟漆漆自有其時焉初不在奉薦之際也自有其人焉初不在主祭之人也及反饋之時而樂已成乃薦其薦俎以行反饋之禮斯時也神事畢而人事始矣爲主人者則陳設禮樂之器使旅酬有其儀合聚助祭之百官使旅酬有其人而旅酬遂行焉於是助祭之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則其容以遠容以自反夫豈有恍惚之心乎旣無恍惚之心矣夫何神明之及交哉賜也乃欲使我爲之蓋聽其言而不察其所以言矣夫吾之言非一端之所能盡也然而各有所主焉如濟濟漆漆之言主助祭者言而非槩爲祭者言也賜也乃欲以一端裁之乎此見孔子之爲孝子而能饗親也

孝子將祭 止 成人之道也

將祭比時對看事要慮慮事又要豫物要具具物又要備然又必虛中以慮之具之不可苟也 宮室旣修墻屋旣設

則事無不豫百物既備則物無不備可以祭矣當朝踐之時則夫婦齋戒沐浴奉承而進之其奉承之物本輕而易舉也本未嘗失墜也然洞洞屬屬之狀便如弗勝一般如將失之一般是其孝敬之心可謂至矣當饋食之時則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而百官又奉承而進之主祭之夫婦助祭之百官既皆奉承而進之於是有祝辭諭其志意以其志意之恍惚以與神明交而望神明庶幾或者其饗之矣夫望神明之庶或饗之如此正孝子之志也蓋孝子之祭其志正在此是豈僞爲者哉庶者幸之而不敢必或者疑之而不敢定

慤信敬以心言禮以物言必敬又以進退之容貌言 過謂太過失謂不及如親聽命則或使之正所以狀其進退必敬也

可知與樂其可知相類可乃當字意註謂可以知其心未是敬以誦有兩層意不但誦而又能敬以誦下二句亦然言孝子之祭君子不可不知也然孝子之祭何如其立之也 云 此正是孝子之祭也立而不誦 云 反言之正所以發可知之意言孝子之祭如此不然則失之矣失之便非孝子之祭矣然則孝子之祭其可不知之哉以前通說祭禮此又言事生之禮氣是言語之聲氣若以體

之充言則容色已該之矣。如執玉如奉盈且輕過到如弗勝如將失之處方纔細說出那如執玉如奉盈之狀來前節弗勝將失是有奉承之物此却原無所執無所奉只假借形容其敬耳。

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止無所不行。

治天下與定天下不同治是言其始定是言其終。道乃天下之至大而可貴者也有德者行道而有得則雖未能盡與道爲一而亦違道不遠矣近於道則可貴先王所以貴有德也。五者中又抽出貴老敬長來却搭過孝弟上去至孝至弟當從外說向內註及從內說向外了。王霸是

王天下霸天下之名號以德行仁以禮明義則爲王霸之事矣尚略差些本意亦不重在王霸上只要引出必有父必有兄來好說先王之教耳。五者固先王之所以定天下而五者之中尤以貴老敬長爲大蓋貴老爲其近於親敬長爲其近於兄則不但貴老敬長爲重而其中又有孝弟之道寓焉人君果能有見於老之近於親也不徒老人之老而反之以老吾之老尊親之至也養親之至也則其孝也可謂至矣自能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包含徧覆無不周徧而天下之民皆得其所矣豈不可以王天下乎果能有見於長之近於兄也不徒長人之長而反之以長吾

之長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則其弟也可謂至矣
自能以其所敬及其所不敬制節謹度不敢縱逸而能九
合諸侯保有國家矣豈不可以霸天下乎夫王乃天下之
事也至孝既近乎王可見雖以天子之君臨天下而猶必
孝其父矣天子尚知有父而况天子而下者乎是孝爲天
下之所同也霸乃諸侯之事也至弟既近乎霸可見雖以
諸侯之君臨一國而猶必弟其兄矣諸侯尚知有兄而况
諸侯而下者乎是弟爲天下之所同也惟孝弟爲天下之
所同故先王之教惟以孝弟爲重先後相因而不改其意
爲何正所以統率乎天下國家使之各親其親各長其長
合天下國家而一道也

立愛自親始要從外說入內不可從內說向外睦卽是愛親
順卽是敬長教以慈睦就指教民睦說教以敬長就指教
民順說用命用兄之命也用上命非是 孝以事親順以
聽命就指貴有親貴用命說末二句又推出去了說者只
繳上文覺與錯字無所字不合 夫民孝以事親順以聽
命如此則其心和順既能事其親必能事其君矣既能聽
兄命必能聽君命矣由是以吾之政教而錯之於天下自
將無往不達而無窒碍不通之患矣 四箇民字卽天下
之民或以首四句爲齊家中四句爲治國末四句爲平天

下皆註中齊家治國四字誤之也

郊之祭也

止

則微矣

奇

凡

本文只有卿大夫註中士奉芻不必用 曰毛牛則所取者不止耳旁之毛但薦時則以耳毛爲上耳註專就耳旁毛說未是 此節當作三段看麗于碑爲一段乃退爲一段而退爲一段敬之至總承

報天只就功德說道之大原出於天太深了 以朝及闇或

以朝或及闇也小註作自朝及闇矣

幽明上下外內其位俱指日月註中通用陰陽字未是 月

亦出於東然其明則自西而生故不曰出而曰生生於西

者每月初三之夕自西方而生明也輪郭是天地之周圍

月獨以輪郭言者月生明於輪郭之內而稍近西與日之

東出遠在天邊地外者不同 日月二句連下文讀若照

註自爲一義則強把文氣截斷了且下句陰陽字從何而

來 上是祭日月之義下又是祭日月之故陰陽就指日

月說註云運而爲氣賦而爲形凡屬乎陽者皆長凡屬乎

陰者皆短却說在日月外去了 此因郊祭主日配以月

而又言春朝朝日秋暮夕月之禮也祭日必於壇祭月必

於坎者何也所以別日月之幽明制日月之上下也祭日

必於東祭月必於西者何也所以別日月之外內端日月

之正位也然所以祭日月於壇坎東西者何也蓋日出於東月生於西日秉陽而明於晝其運行也健而長月秉陰而明於夜其運行也遲而短陰陽之長短終始相巡代明而不已由是和氣熏蒸萬物咸若莫不熙熙然並生並育於照臨之下矣日月之功如此安得不祭之於壇坎東西以報之哉

天下之禮有五都要做到箇極至之處故曰致致鬼神如齋明盛服及制為之極是已和用只是一事如農末相資之類致義是辨上下定名分致讓則以禮讓為國也 下五句不可因則天下不悖逆矣遂通作效說觀四箇以字還

是推其意到以治處方是效以治是致治不是為治即厚本尊上之類 奇邪而不治正與以治相反乃設言以見其治之必然也

宰我曰 止禮之至也

下面為黔首則而以畏以服教民不忘而聽且速總見是合鬼與神處 骨肉斃於下為句不可連陰字讀此二句輕只是要起那其氣二字 以人之陰精而名之曰鬼以人之陽精而名之曰神則與天地之功用同其名稱矣豈不是制為之極使民知其有靈而有可測度有可依憑就是為黔首則

以是爲未足謂明命鬼神雖致民畏服而猶未足以盡教民之道也宮室正要爲宗祧宗祧正設之於宮室古始卽祖考乃吾身之所由以生者反是反思而追之以心復是報復而酬之以禮以今而反古以終而復始則追遠之禮盡不至於忘其所由生矣民字要看得活服在先以心言聽在後以事言註把故字看輕了聽之速則凡有是身者莫不思其身之所由生而不忍釋凡有是心者莫不報其身之所由生而不敢忘又不但以畏以服而已

此教衆反始也與教民相愛上下用情對看然教衆反始就在報氣之內教民相愛上下用情却在報鬼之外報鬼亦

是教衆反始乃只言之於前者正見朝事專於事神饋食則不但事神而又交人也加以鬱鬯註以加爲初加把

加字看重了兼而言之曰加謂饋食之物復兼以初祭所用之鬱鬯也上下用情正是相愛不可平看以酬酢爲

禮蓋指旅酬與餞餘而言禮之至也通承教衆教民兩

項說上文築宮室設宗祧將以行祭祀之禮矣今自其祭祀之禮言之明命鬼神二端旣立矣於是又報之以二禮二禮何如羶薌蕭光皆有氣之物以氣而求諸陽以報祖考之氣也此時則專以事神爲主是教衆反始也黍稷肺肝首心醴鬯之酒皆有味之物以味而求諸陰以報祖

禮記卷之七
考之鬼也此時則兼以接人爲禮教民相愛而上下各用其情又不專於反始矣夫報氣以教衆反始報鬼以教民相愛用情既有以報祖考之鬼鬼又有以合上下之情意神人交通幽明兩盡非禮之至乎

君子反古復始止其義一也

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且先說他有箇報本之心如此報其親不敢弗盡都從這一點心來要看是以二字不致敬則懈不發情則疏不竭力從事則弛敬是謹慎不敢慢之心致則極其至矣情是孝愛不容已之心發則無所隱矣致敬發情以內而言竭力從事以外而言竭力從

事謂竭力以從事也暗含下面耕蠶等事以報其親只連竭力從事讀不與致敬發情相干 致敬發情竭力從事雖分內外然以竭力從事爲主這竭力從事却從致敬發情上來不敢弗盡又通承三項不敢使吾之敬吾之情吾之力有一毫之不盡也 躬秉耒是供醴酪粢盛之不敢弗盡躬朝巡牲是供犧牲之不敢弗盡蠶繭繅是供祭服之不敢弗盡皆卽其竭力從事之中而各表其致敬發情之心也

慕容方氏曰首服莫尊於冕而冕以躬耕貴而自致莫勤於用力而躬秉耒皆自盡之道也天地則指天子言之山川

社稷先古則兼諸侯言之以後之所事故曰先以今之所承故曰古醴足以爲禮酪足以爲醎以天子諸侯之尊而躬爲之故曰敬之至 千畝在南郊朱紘爲正陽之色百畝在東郊青紘爲少陽之色 天地山川社稷先古兼內外神而言重先古意却在言外兩箇以字不連上文讀與下面取之相應 敬之至是因其竭力以從躬耕之事又歸到致敬發情上去下面敬之至孝之至都是如此

方氏曰自養獸之官而下卽牧人阜蕃其物之時也自君召牛而下卽充人繫於牢之時也犧言其色牲言其體犧牲所以爲祭之牲故曰犧牲祭牲未卜止謂之牛旣卜乃謂

之牲齋戒沐浴者臣見君之禮也臣以見君之禮而朝之所以致其敬也皮弁素積者君視朝之服也君以視朝之服而巡之所以極其辨也 及歲時及將祭之歲時也齋

沐躬朝正接養獸之官說來或有訖君說者似尚未是觀下文方透出三箇君字可見 養獸之官君設之也躬朝

之禮君任之也敬之至還屬君不可便以官之齋戒沐浴爲敬之至 君召牛三句比養獸又進一步君皮弁三句比躬朝又進一步平日固有養獸之官及將祭三月之前則君召獸官之牛納之於內而視之擇其毛之相宜而又卜之吉然後養之於滌蓋不復委之於養獸之官矣平日

養獸之官固齋戒沐浴而躬朝之今既養之於滌則每月之朔望君以皮弁素積巡牲其巡牲正所以致力又不但獸官躬朝之矣 自其不敢不竭力言之則為敬自其不肯不竭力言之則為孝敬應致其敬孝應發其情亦互見也

必有公桑為句蠶室帶下讀仞有三尺欲其高也棘墻欲其固也此是防外患外閉則以非常居之室而人皆在外也此所以為君服與是見而重之之辭用此指副禕少牢而言一盡禮於已一加禮於人 朱綠玄黃染練而成黼黻文章繡繪而成染朱綠玄黃之色以為祭服之黼黻文

章也天子則服以祀先王諸侯則服以祀先公 養蠶獻繭纁絲成服作三項說敬之至雖總承只重在君上 慕容氏曰躬耕親蠶一則以教民致力於農桑而豐衣食之原一則以為齊盛祭服而盡事神之敬故先王以所事者教民故民之聽命也速以所率民者奉神故神饗之也易夫民神之主也成民然後可以致力於神民和而神降之福矣

致禮樂之道指致樂致禮說是言其始天下塞指內和外順說是言其成尚未到感人上

曾子曰刑自反此作

其次其下不可作優劣看分有尊卑故孝有大小耳 公明儀之問承上文來意志俱就善一邊說先是引導之承是將順之下句通承 真氏曰父母之意未形而能逆之於其先父母之志已形而能承之於其後諭者開說曉譬之謂平時能以禮開曉其親置之無過之地其視有過而後諫者功相百矣

居處事君之類正是行父母之遺體處五箇非孝且虛說五者不遂則戴及於親所以謂之非孝也 上面敢不敬乎 賠舍下文下面敢不敬乎則明指莊忠敬信勇言矣

方氏曰烹言天產故其臭爲羶熟言地產故其臭爲薌嘗言

否而後薦之是孝之一端而已幸哉有子如此言其有子如此乃父母之幸也 薦之是事生之禮不可作祭祀看稱願亦親在時事如此二字指前五事而言國人稱願而有悅慕勸勉之意這就是衆之本教了 曰孝曰養兩箇曰字相叫應用之於奉養之間便非曰字意矣 其行曰養且與曰孝平說若遽貶之云其行曰養而已則養可能也便不消說了 敬卽上節敬字安卒都在敬上說 以

烹熟羶薌及國人稱願觀之可見教衆之本爲孝至其孝之所行則謂之曰養是養亦從孝中來不可少也然這箇養可能也但慎行其身之敬爲難耳敬而能安安而能卒

則尤難矣所謂卒者何如父母既没云云上面敬安尚俱是親在時事能終則敬安俱在其中而孝道盡矣此節至能終矣截上推孝在於敬而敬又貴於能終下則就能終而贊美其孝道之大也前五句言其道理之所該者大末二句言其利害之所關者大仁此強此就是順此不仁此強此就是反此

曾子曰止可謂孝矣

置溥施推都是他自然如此置之直說以上下言溥之橫說以四旁言此言其道之廣大而不窮無朝夕謂朝也如此夕也如此無朝夕之異也此言其道之悠久而不息孝

道之大如此故四海之人皆循之以爲事親之法則蓋天下共由之而不能外矣詩之所云正推而放諸四海而準之謂也此其自然之化不亦廣乎

小孝中孝大孝亦以分言之無優劣也仁以愛人言尊是不輕忽意義以處事言安是不勉強意功勞足以及物則令名歸于親矣博施要說得與備物相關順天之時因地之利立田里教樹畜濟人利物惠而不費也曰德教曰刑于便涉迂遠矣備物爲不匱之實博施又爲備物之本能博施則能備物或養以天下或祭以天下不用力而自極四海之美味不用勞而自罄四表之懽心矣又何匱

禮記卷之七
昔者有虞氏止而弗敢犯也

德爵富親俱以人言尊賢便是貴德制產薄稅使民皆富便是貴人之富矣以德化民務富其民俱欠切次與氣次焉同意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尚差夫虞夏殷周皆天下之盛王也既爲天下之盛王則所因所革豈有不盡善者哉使齒可以不尚則亦如德爵富親隨時而損益之矣然所貴雖異而尚齒則同皆未有遺年者以此觀之則年之貴乎天下非但今日蓋自四代而已然矣然年之貴乎天下如此之久者其故何哉蓋人道莫重於事親而老者近於親者也事親之下尚齒卽爲之次矣尚齒之道其重如此所以年之貴乎天下若是其久也

前面尚齒乃養老引年之類朝廷以下五事皆尚齒之教也或欲以朝廷一節爲下四節之主蓋爲有兩君字在然甸徒頒禽亦以君言且尾句云第達乎朝廷矣此與數節之尾何異首句是臣尚齒下四句是君尚齒肩而不併且虛說不錯則隨正是不併註便解云當差退在後太早矣方氏曰車以言其貴徒以言其賤貴賤無不避也錯隨是敬長避又是敬老此總以讓路而言下又以代勞而言

居鄉以齒是一項不遺不犯不暴在以齒之外又舉其甚者

禮記通言 卷七
言之也老窮二字平看老是衰憊之人不可專重窮字不遺只就鄉人說小註養之有政誤矣弱寡亦以長者而言
軍旅什伍爲句不可云什伍同爵

老者近於親長者近於兄尚齒之道乃孝弟之所推也故前只言弟而此兼言之 發諸朝廷卽上面達乎朝廷之意非謂自朝廷而發之於道路等處也 朝廷政之所出故言發道路人之所由故言行州巷則委曲偏僻之所故言至搜狩則郊野閑曠之地故言放軍旅則用武之處文事易廢故言修 此五句俱以教言衆以義死之則以化言又教之所致者也

祀乎明堂 止而后及爵者

祀明堂以下蓋因上文而類記之不可便作尚齒之實看孝以祀親言弟以敬兄言德修德也不是好德養不可說做養親尚有外神在內先賢乃前代之明習詩書禮樂而有道德者豈止樂祖 大教亦比樂記不同又通在諸侯上說了

大教皆朝祭之禮獨養老似爲輕典故於上五事中抽出養老一段來又於前五事中抽出鄉里一段來作上行下效說以見其似輕而實重也 由大學來就指食老更而言天子設四學又是因此句而類記之耳

諸侯待于境此句不閑既待于境卽宜急與諸侯相見矣然必先見百年者雖諸侯待于境弗暇顧也 東行西行以天子言西行者東行者以八十九十者言東西正是相值如何作相違說乃至反迂謁見耶 百年者天子先往見矣至於八十九十者則不必往見也或天子東行而遇有西行者卽乘便與之相見而弗敢過或天子西行而遇有東行者卽乘便與之相見而弗敢過其或彼有欲言政者則又不但弗敢過而已復就其家而見之可也若非欲言政者則止於道中一見然非東西相值則亦已矣比之見百年者其不同如此

首二句不重只要以漸說到三命上耳不入朝揖讓平重註把上句看輕了 鄉飲之席一命尚卑則與鄉里之人序齒非但齒於族而已再命稍尊則不齒於鄉里但與族人序齒而已至於三命則益尊非但不齒於鄉里也別席於賓席之東以存貴貴之體亦不齒於族矣雖曰不齒於族然入門之時族有七十者在焉則三命者又後之而弗敢先蓋坐席爲禮法之場難以廢貴貴之義入門非禮會之所得以盡老老之情也 夫以三命之貴既不齒于族則親不敵貴宜無所復用其遜讓矣而族有七十者乃又弗敢先何哉蓋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則君所以處之者

禮記補註 卷七
優矣與之揖讓而後及爵者則君所以待之者隆矣在朝猶如此况私所乎在君猶如此况宗族乎此所以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也 以上四項皆雜言尚齒之事示順則因尚齒而類記之尊天尊賢又因示順而類記之也

天子有善 至末

方氏曰天子受命於天者也故讓德於天諸侯受命於天子者也故歸諸天子卿大夫受命於諸侯者也故薦於諸侯士庶人既卑且賤內則本諸父母外則存諸長老而已卿大夫以諸侯之臣言祿爵慶賞作四件以天子諸侯言善已之善也而各歸於所尊以示不敢自有命已之命

也而皆出於所親以示不敢自尊順只是自家謙卑退遜若說示順於天下則庶人將何所示

建立二字同義今兩用之則初立爲建既建爲立 陰陽之氣天地之理至微而難見也義文周孔則建而立之以爲易書使陰陽天地之情皆寓於卦爻象數之間是易之爲書作於聖人而實原於陰陽天地可以見易教之大矣人君之用易者而可不知所重乎 龜從便是善龜逆便是過上言易而下只言龜者龜卽所以示易道之吉凶也或謂教與示同看來既下箇教字便另是一意了示所以示已則尊天當就已說教所以教人則尊賢當就人說此

亦互文

齋莊之心管下面四箇以字事與百事雖同然一是慮一是治當分四樣平看 宿者指與祭之人而言四箇如字然字俱是各狀那上面之事註云以其如將復入故也便失其旨矣 是故以下又是卽上文而總斷之將祭祀如此及祭之日又如此宿者皆出又如此及祭之後又如此是敬不違身身又不違心心又不違親矣慤善常在身無一息而違於身耳日常在心無一息而違於心思慮常在親無一息而違於親總是始終一於爲親而已 夫耳目不違心則其念親之誠結諸心而不可解非徒有外而無內者矣慤善不違身則其念親之誠形諸色而不可掩非徒有內而無外者矣思慮不違親則其念親之誠又能術省之而無一毫之遺思矣此又承上文而贊之也有作推原說者但術省說不去 慤專謹之儀善嘉美之儀却總是箇敬

祭統第二十五

凡治人之道止此孝子之心也

首四句只是要起箇祭字禮爲治道中之一事祭又五禮中之一事祭直以祀先言不必又纏到吉禮十有二上 物指祭物說禮卽是物註云奉之以禮者見乎物又分爲二

意矣 祭之爲禮固重矣祭之義何如夫祭必外盡其物然祭之所以得名則非徒以物自外至乃自中出而生于心耳何以見之蓋未祭之先必有怵惕悽愴之心自中而出而後奉之以禮假物之自外至者以將之可見祭是自中出生於心非物自外至者矣祭之義如此惟賢者能盡之蓋以其心不徒以其物也

輔氏曰經之所謂福具於未祭之前世之所謂福應於已祭之後 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乃一節之總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此二句且解福字備者以下直至如此之謂備又解備字這總是明首句必受其福是故以下是明首

句賢者之祭却以中間兩句挑之唯賢者能備以收上文能備然後能祭以起下文 福者備也雖解福字然福尚

畧在備之後備者百順之名却正是解備字百順字尚渾淪無所不順又說破那百順了 外順於道正是無所不

順內盡於已又外順於道底工夫不可平看 忠臣孝子

亦舉此爲例耳本是根本其本一也內就含有自盡之意若說本於自盡便把本字看差了孝於親與上兩句一例通作效說蓋能孝於親而亦順之矣非至此始盡孝也

致字該誠信忠敬而言與其二字只輕帶過忠是盡心有愛親意 誠信忠敬應生於心物禮樂時應物自外至四

箇之字泛說當輕看註通認在誠信忠敬上了道之猶言將之而已矣三字正與下句相應不求其爲又是從必受其福生來此正世之所謂福矣 爲字如何是福蓋人之祭必有所爲而爲者卽是福不求其爲言不求其所爲祭者也末句又是因此而原其心

上言唯賢者能盡祭之義矣然人皆有祭也祭皆有義也何以唯賢者能盡其義哉蓋賢者非勉強於臨時而遂能盡祭之義也必其未祭之先平日能受其福然後能盡祭之義耳何謂福非世所謂吉慶之福之謂也蓋福者備也何謂備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這正是百順方謂之備

有一不順便是有所欠缺不得謂之備矣何謂無所不順言內盡其道於己以爲順之本而外自順於道無往而不利也何謂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雖事君事親其道不同然所以自盡則同事君則必內盡其忠事親則必內盡其孝其根本之在心者一而已矣內盡於己如此由是素行合於神明實德孚於君親上則順於鬼神而爲鬼神所歆矣外則順於君長而得君長之歡心矣內則以孝於親而得親之歡心矣外順於道如此則幽明內外行無不得這正是無所不順而謂之百順矣如此之謂備若順於幽而不順於明或順於明而不

順於幽若順於內而不順於外或順於外而不順於內是於此爲順於彼又爲不順非無所不順而不足謂之百順矣豈得謂之備乎然這備豈易能哉唯賢者忠孝兩盡神人胥悅而能有這無所不順之備至此則明無人非幽無鬼責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何樂如之何吉如之而世之所謂福者皆不足言矣豈不受其福乎能備而受其福是未祭之先已豫立乎享親之道矣然後臨祭之時有以盡祭之義而能祭也何以見其能祭賢者平日已自盡其心及其祭也自能極致其誠信而心之誠信無一毫之不實自能極致其忠敬而心之忠敬無一毫之不至是

心之自中出者能盡之矣而又奉之以牲醴之物道之以儀文之禮安之以聲容之樂參之以禴禘嘗烝之時是物之自外至者能盡之矣於是本其誠敬之心備其禮樂之文隨其時而奉其物以明薦於親而已矣初不求福於神而覲乎世之所謂福也賢者一於明薦而不求福此正是孝子之心若有求福之意則爲已而非爲親便非孝子之心矣所謂能祭者如此夫未祭則內盡於已外順於道以受其福於先方祭則內而盡志外而盡物又不求其福於後原始要終言之信乎唯賢者能盡祭之義矣

祭者止孝子之行也

追養繼孝當一申說孝者畜也是接上面繼孝且虛說箇孝之義以起下句耳 道字屬我倫字屬親順於道以理言與畜聚相照不逆於倫以情言與畜養相照若不分配則兩句只一意便無味矣 夫祭何爲者也內而盡志所以追養志之所不及以繼其養志之孝外而盡物所以追養體之所不及以繼其養體之孝是祭惟主於繼孝而已矣然祭以追養如何便謂之繼孝蓋孝之爲義惟在於內而畜聚其心外而畜養其親而已今其祭也內而盡志則能循乎當然之道而不自失其正於理不敢少有所拂外而盡物則能協於自然之倫而不自處其薄於情不肯少有所乖夫順於道是能畜聚其心於內矣不逆於倫是能畜養其親於外矣孝之義原在於畜而祭之畜則有得於孝之義如此然則祭非所以繼孝而何 祭固追養繼孝矣而孝不止於祭也故以三道言之生則養三句且說事親之事順哀敬時方是道 順者深愛愉色婉容之意方氏謂以養志爲上以養口體爲下非矣時者不數不疏之意註云以時思之亦未是

既內自盡 止 此聖人之道也

舊以求助爲備內外之官看來不是此何用求原來婦爲祭主於內是助昏禮是求助而其辭 云 則求助之始事也

此辭既通之後求助之事始可成矣故曰本 具備且虛
說水草至示盡物也皆言具備之事 方氏曰以植物爲
之則曰菹以動物爲之則曰醢俎所薦者天產故其數用
三之奇簋所盛者地產故其數用八之偶於昆蟲草木言
陰陽之物者昆蟲以陰蟄以陽出草木以陰枯以陽榮也
然水草亦陰物也陸產亦陽物也三牲以陽物也八簋以
陰物也止謂昆蟲草木爲陰陽之物者以用至於此而陰
陽之物於是爲備也 然既內自盡足矣而又必行昏禮
以外求助者其故何哉蓋祭必須夫婦親之夫既親之則
外之官備婦既親之則內之官備夫官所以助祭而物之

所具者正所以供祭此勢之相須者也內外之官既備則
助祭執事有其人而其具皆備矣何以見其具備小物美
物陰陽之物皆備矣小物美物陰陽之物既備則物之無
所不備可知以此觀之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養苟可薦者
蓋莫不咸在矣豈有一物之不備者乎如此者正所以示
盡物也夫外則盡物如此而內自盡則內又盡志矣內外
兩盡此祭之心也若不以昏禮求助則祭主不備由是官
皆不備具亦不備內雖盡志而外不盡物亦無以盡其祭
之心矣然則爲人君者安得不行昏禮以外求助哉
方氏曰東南陽地而耕爲陽事北者陰地而蠶爲陰事南又

盛陽之地東者少陽之地 夫人亦北郊者婦人禮質不
嫌與后同也 致猶盡也非極至之意誠信就是盡盡就
是敬俱以心言敬盡盡字輕不可與上面兩盡字同看
有天下者四海之內皆臣妾矣有一國者百里之內皆臣
妾矣則天子諸侯非莫與之耕王后夫人非莫與之蠶也
然而必親耕親蠶以供祭服祭物者何哉蓋祭以誠信爲
本而誠信則貴於自致使人代爲之則僞而不誠妄而不
信矣親耕親蠶正是竭力從事而以一身去自致其誠信
也夫既身致其誠信則此心罄竭而無所欠缺是之謂盡
既無不竭盡則此心畏慎而無所怠忽是之謂敬敬既盡

矣然後可具服具物以交於神明而祭其先王先公矣

及時將祭君子乃齋此二句作總君子即天子諸侯也齋之
爲言二句且釋齋之義是故以下至必依於禮泛言齋之
事是故君子二句結言齋之意也散齋致齋二句方是實
說君子乃齋處定之之謂齊此句不重只因定之齊之不
同而歸一之耳末二句則因散齋致齋而斷之以應首二
句也 邪物自外入者也防以禁其外之入嗜欲由中出
者也訖以止其內之出訖止也心手足雖兼內外然邪物
則終屬在外者不可以防邪物爲散齋訖嗜欲爲致齋此
在兩下俱有但工夫淺深不同耳 及其將齋也防其邪

物訖其嗜欲何謂訖其嗜欲耳不聽樂云云何謂防其邪

物心不苟慮云云是故君子之齋也防邪物訖嗜欲如此

其意爲何所以專致其精明之德也君子之意固是要專致其精明之德然其齋何以見之蓋散齋七日以定之使其心無所搖奪於外致齋三日以齊之使其心無所淆亂於內所謂君子乃齋者此也然齋之爲言齊也致齋以齊之是矣散齋以定之是定也非齊也似非齋之取義矣然齊之固謂之齊定之卽所以齊之亦可以謂之齊也夫君子之散齋致齋以專致其精明之德如此則旣專致之後而其心自極其精明之至然後可以將此精明之心交於

神明而祀先王先公也 方氏曰不爲物所貳故其德精不爲物所蔽故其德明精之至矣故於祭之心則爲精意精志明之至矣故於祭之道則爲明禋明享

上節言天下諸侯之齋是故先期至致齋 夫人之

齋君致齋於外夫人致齋於內此二句不重只帶過下文去不言王后者可例見也 泆是盞齊水是明水本爲兩

物今乃以盞齊爲泆水者凡泆必用酒亦兼用水泆盞齊之酒則清酒也泆盞齊之水則明水也故稱盞齊曰泆水註云泆水是明水此泆水二字又與經文泆水字不同謂泆盞齊之水是明水也 夫婦親之正與前面必夫婦親

之相應親耕親蠶是未祭而夫婦親之致齋於內外是將祭而夫婦親之會於太廟以下是方祭而夫婦親之此物之所由以備也安得而不行昏禮以外求助哉

君兼天子諸侯說末則單指諸侯以見天子也樂之亦是樂皇尸然不主舞說此亦親之之一事因闕婦一邊故附於夫婦親之之外 及入舞則舞者自有其人矣而天子諸侯乃冕而總干率其群臣以樂皇尸其故何哉蓋天子之祭也則罄四表之歡心而與天下之臣民共樂乎皇尸諸侯之祭也則罄一國之歡心而與境內之臣民共樂乎皇尸此人子愛敬之至以人事親而不徒內之自盡也今也

諸侯冕而總干率其群臣以樂皇尸則廟中有境內之象群臣有百姓之象樂舞有樂之之象此即與境內樂之之義也諸侯如此天子可以例見矣

方氏曰裸所以求陰而貴氣臭周人則先求諸陰而尚臭也故重裸清廟文王之詩故重升歌大武武王之舞故重武宿夜 武王伐紂至於商郊停宿士卒皆歡舞以待旦故其舞名焉 要知輕重字俱從三重上生來假於外而以增君子之志又是輕重之故 身自盡正與既內自盡夫婦親之相應 夫祭有三重焉何謂三重獻之屬云云夫此三道既謂之三重則不可以輕視之矣然使其重出於

自然而不假於外自將無時而不重凡三道者却原非自有之重也乃假於外以爲重而以增君子之志耳惟其假於外而以增君子之志故與志進退何以見其與志進退志輕則亦輕何三重之有志重則亦重始不失其重矣是雖有三重之名而其重與不重又顧其志何如耳志若輕雖聖人亦不能使其外之重矣是故君子親耕致齋躬祭總干必身自致其誠信所以明其志之重也然後將之以裸獻歌舞之禮以奉此三重而薦諸皇尸而三重亦因之而重矣曰聖人之道正見非輕其志而求外之重也

夫祭有餼止教之本也已

祭之末且說他輕不可不知則所以重之也中二句正是不可不知末三句方說他重處又是不可不知之故善終如始泛說尸亦餼鬼神之餘下一亦字便該君臣貴賤上下在內只此一句是所引之言惠術就接上句說惠字涉在政上了夫祭必有餼這餼乃祭末之事而非正祭時事也餼既爲祭之末則其禮似亦甚輕宜若在所畧矣然未可以末而忽之君子不可不知也吾所謂不可不知者觀之古人之言可見矣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此言人之當善終也今餼其是已蓋餼者祭之末則祭是始末便是終善其餼之禮當如祭之善卽古之所謂善其終當

如始之善矣知便能慎而善其終不知便不能慎而不善其終可見不可不知也然餽爲祭之末固是終而乃不可不知必欲善終如始者何哉正以其爲祭之末而所係之重也古之君子曰尸亦餽鬼神之餘也以古人此言觀之以尸之尊而亦餽鬼神之餘則自尸而下無非餽鬼神之餘者矣自上而下澤無不徧如此卽施惠於民之法也夫餽乃祭之事惠乃政之事旣於餽餘之中而寓施惠之法則餽便可以觀政矣可見餽爲祭之末而却與政相通是其禮似輕而實重也君子於此而能知之則以之舉祭而餽固無不徧以之爲政而惠又無不均矣所謂不可不知而必善終如始者豈不以此哉

觀四簋境內字則君只指諸侯而言君與卿四人君與三卿共四人也不可謂卿有四人士比大夫則爲賤比百官則又爲上 每變以衆卽指上文而言先君卿次大夫次士次百官是每變先四人次六人次八人次百官是以衆貴賤之等該君臣上下在內與上面貴賤字不同別貴賤之等在每變上見之此句輕與施惠之象在以衆上見之此句却重 境內之象只虛說或謂廟中行禮有境內行政之象者非 餽爲惠術固可以觀政矣然餽何以見其爲惠術也以餽言之尸起之後臣則餽君賤則餽貴下則餽

上每變而人益衆焉其每變也貴者在先賤者在後固所以別貴賤之等而人益衆則餼無不徧又所以興施惠之象以象施惠於民而惠無不均者矣然每變以衆如何便興施惠之象蓋諸侯之祭餼以四簋之黍可謂少矣然而貴賤無不徧如此見其修舉施惠之禮於廟中也修於廟中則未嘗施惠於外宜與境內無與矣然廟中者雖祖考所居有限之地而臣庶之駿奔者罔非境內之人器幣之陳列者罔非境內之物是廟中者境內之象也廟中既爲境內之象則施惠之禮徧及於廟中亦猶施惠之政徧及於境內矣然則餼之每變以衆豈非所以興施惠之象乎

祭者暗含餼在內不可就把祭字當餼字看澤之大是象乎

澤之大不在祭上說了 澤之大卽下面之大澤含有惠

必及下意在內或謂惠必及下方是澤之大誤矣觀下文

大澤字在惠必及下之上則澤之大是箇見成底物事不

待及民而後謂之大澤也澤與惠一樣自其恩出於上則

曰澤自其利及於下則曰惠 祭者澤之大者也作總兩

箇是故以下且先說澤之大直至由餼見之矣方是說祭

者澤之大故曰可以觀政矣正與前面可以觀政矣相應

廟中爲境內之象如此則祭之有餼止於四簋之黍而

其物也不多行於貴賤之間而其人也有有限本是澤之小

者也然廟中既爲境內之象則其澤雖小乃寓乎澤之大者也然果何以見之蓋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特先後之間耳惠未有不及於下者惟其惠必及下故上有大澤則民夫人待於下流所以待於下流者正以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知惠之必將至也這是大澤必有及民之惠所謂澤之大者如此然這箇澤之大雖是人君施惠之事而餒禮修於廟中猶施惠及於境內則所謂澤之大者由餒見之矣以此觀之可見祭者澤之大者也夫澤之大者人君之所以爲政也今也由餒見之則餒雖祭之末而爲政之惠術寓焉此我所以斷之曰可以觀政矣然則君子豈可不知而善其終以如始哉

上言祭可以觀政此又言祭可以立教 興物備重備字順以備重順字教之本且虛說不可指出尊君孝親來君子之教三句是提出箇教來說明君在上四句又泛說箇教之本盡道端義方明說出祭爲教之本來說者連盡道端義俱作泛論則比例轉多而於教之本底正意始終不曾說破矣 方氏曰盡其道者盡祭之道而無所遺也端其義者端祭之義而有所立也 夫祭之爲物大矣何以見其爲物之大外則盡物是其興物備矣然其備也未嘗踰分而過禮也不得爲者則不敢備是又順以備矣備則所

以盡吾之情順則所以安吾之分不但可以事神而教之本亦在是矣祭爲教之本則祭之爲物不其大乎然何以見祭之備與順便爲教之本蓋教而無道則教有不立君子之教也惟有二端而已外主於義則教之以尊其君長而使人知所以辨分內主於恩則教之以孝於其親而使人知所以用情然教而無本則教又未必行是故明君在上則諸臣服從而外無不尊君之人可見明君爲尊君之教之本矣崇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而內無不孝親之人可見崇事爲孝親之教之本矣教必有本如此今祭而與物也備則道之當然而不可廢者能盡之而無所欠缺矣祭而備物也順則義之截然而不容紊者能端之而無所違越矣盡其道便有得於孝由是人皆化之而知孝於其親端其義便有得於忠由是人皆化之而知尊其君長尊君孝親之教不於是而生乎

明君崇事是先比例以起那教之本君子事君是因教之本而又說一箇比例如此盡道端義乃正意前後通是比例之辭兩節只一意原不曾說到絜矩上註云如此而後能盡其道端其義又深了一層不免疊牀架屋矣 非教之道此教字以事上使下言君子之教此教字以尊君孝親言順之至只在必由其本上見之與順以備順字無干

盡其道端其義而教生焉非但祭爲然夫臣則亦有然者矣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何以見其必身行之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這是非諸人而不行諸已然後可以教人事上使下矣若非諸人行諸已則不能以身行之而亦教人以事上使下胡可得哉以事君者觀之其立教於人而必身行之因此就可以見君子之教矣是故君子之教也教人以孝而必自孝教人以忠而必自忠不以言爲教而必以身爲教則先已而後人不失乎緩急之序可謂順之至也君子之善教如此祭其是與蓋興物之備而盡其道則孝親之教生備物之順而端其義則尊君之教王正是以身行之必由其本而爲順之至者也此我所以曰祭之爲物大矣其教之本與

夫祭有十倫焉止此之謂上下之際

祭本爲事鬼神而十倫之中則事鬼神居其一其餘又無所不該焉可以見祭義之大矣 葉氏曰鬼神無形而依於有形故鋪筵則陳祭同几則配祭鬼神無方而求之有方故詔祝則在廟中爲祊則在廟外 依神交神明作兩項平看總是見事鬼神之道不可以末句通承

方氏曰尸者神之象君者人之主廟門之外以人道爲尚廟門之內以神道爲尚凡迎之禮必出門焉君迎牲而不迎

尸非重牲而輕尸也爲其有君臣之疑所以別其嫌也
嫌字從下文兩箇疑字生出以疑於君之人而迎疑於臣
之尸本是子迎君父而反似臣迎君矣豈不可嫌 別嫌
且虛說下面方說破是別以君迎臣之嫌而爲明君臣之
義

葉陳氏曰尸所以象神取於異姓則嫌於不親取於已子則
疑於無別故爲尸者子行也以孫爲王父之尸則是以子
爲祭者之父子忘其子之卑而事於父父忘其父之尊而
事子所以明祭者事父之道而已 註云欲子知事父之
道當如是似就以子行爲子了只當云欲人知子事父之

道當如是

方氏曰君必獻臣者以賓禮隆助祭之人也 以飲五飲七
飲九爲獻之序以玉爵瑤爵散爵爲獻之別這總是以爵
爲隆殺也皆以齒這又是以齒爲先後也明尊卑字兼爵
齒而言

夫祭有昭穆二句是先言其義有事於太廟方言其事有事
禘祭也三箇昭穆字通就生者說 父子以倫言遠近以
世言長幼以齒言親疎以情言父爲昭則子爲穆而孫又
昭別父子也一世昭則二世穆而三世又昭別遠近也昭
與昭齒穆與穆齒別長幼也世近則親世遠則疎別親疎

也

此節亦是先言其義後言其事受書奠廟帶說不重 應方氏曰一獻始命者以祭爲先也不俟獻終而命者以貴爲重也史則掌書也策則書其所命之事也命有所稟則非君命也故所命之也由君右焉重命而已

昨與東房是所立之異以下是所執之異處字乃手所先執之故處非所立之處也 執校執鐙豆之異其所執也執

柄執足爵之異其所執也然夫人豈惟與尸及執醴如此雖君與夫人其授受亦不相襲處其酢亦必異爵 主婦洗爵而致於主人則主人更爵以酌而酢主人洗爵而致

於主婦則主婦更爵以酌而酢 首二句末二句是明夫妻之別中四句是明男女之別夫婦字大槩言耳

首五句且說箇俎中之物以下方以頌俎言之俎者一句言祭之惠是故五句又言惠之均然後推到政上去又歸到俎上來而以善爲政者如此一句繳之如此二字緊頂上句說 貴者賤者只以臣言若兼君在內則惠字說不去

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則惠有輕重宜不能無多寡矣然貴者亦不至於太多而重賤者亦不至於太少而虛正所以示頒惠之均也均亦只是各得其分不是貴賤一律 惠均是施惠之禮行於廟中政行是施惠之政行於

境內蓋因祭而推廣之以及於民也事以在民者言衣食俱足俯仰有賴而民之事無不成功以在上者言尊之爲元后親之爲父母而上之功無不立然功之所以立者可不知其所自哉俎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此正功之所以立而不可不知者也以此觀之是蓋因祭俎以及於政因群臣以及於民善爲政者則能如此不然則能均惠而不能推恩無以收事成功立之效矣是豈善爲政者哉

凡賜爵兼同姓異姓而言昭穆齒則同姓之長幼有序皆以齒則異姓之長幼有序 昇以餒言惠下之道却以政言見之與之兩之字俱指民說 昇輝胞翟闔固寓惠下之

道矣然惠下之道豈易行哉唯有德之君爲能行此何以見唯有德之君爲能行此蓋下之情最難以上達也有德者必明明則幽隱畢照民之休戚利病無不周知矣上之恩最難以下施也有德者必仁仁則公溥無私凡可以利民者皆捐以與之而無所吝矣夫惠下之道其難行如此昇輝胞翟闔者如何便寓惠下之道耶昇之爲言云尸之至尊猶夫君也吏之至賤猶夫民也以尸之至尊不云忘吏之至賤而以其餘昇之豈以君之至尊乃忘民之至賤而獨無以昇之乎是故明君在上則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制里以教之樹而薄其布縷之征則境內之民無

凍者矣制田以教之畜而薄其粟米之征則境內之民無
餒者矣豈非有德之君能行惠下之道哉 上下卽君民
也註只以尊者賤者言便涉吏之至賤尸又至尊之意矣

凡祭有四時止何以爲民父母矣

凡祭有四時云

云

祭之名如此而豈無其義哉禘禘行於春

夏陽氣發達之時則爲陽義嘗烝行於秋冬陰氣凝聚之
時則爲陰義然禘雖皆爲陽義而禘又爲陽之盛蓋夏
爲陽盛之時禘行於夏不曰陽之盛乎嘗烝雖皆爲陰義
而嘗又爲陰之盛蓋秋爲陰盛之時嘗行於秋不曰陰之
盛乎禘嘗旣爲陰陽之盛則四時之祭而禘嘗之義尤爲
重矣 莫重頂上面兩箇義字說言禘禘陽義嘗烝陰義
而其義則莫重於禘嘗也

服勝於陰者衣以禦寒是能克陰矣

發爵賜服是賞故爲

陽爵命之者也服勝於陰者也太鑿矣祿食之者也亦原

無此意 惟義莫重於禘嘗故人君以禘嘗爲重而行政

必於其時也爵以命之服以章之皆行賞之陽道也於陽

盛之時行之非所以順其陽義乎出田邑雖是賞然田邑

却出於地秋政又主於刑皆陰道也於陰盛之時行之非

所以順其陰義乎然禘之發爵賜服以順陽義此行賞之

事正與陽義爲宜不待言矣嘗則刑賞並行而以爲順陰

義者是豈無所徵哉在古記有之矣嘗之日發公室示賞也夫田邑公室均爲君之所有而公室比田邑則尤重也公室可發田邑獨不可出乎以此觀之可見古者於嘗也出田邑矣草艾則墨未發秋政則民弗敢草也夫民弗敢草者以未發秋政也則草艾者正以已發秋政也使其不發秋政何爲有夫發秋政之說乎以此觀之又可見古者於嘗也發秋政矣此三節先以四時引到禘嘗又以禘嘗引到行政原不重此只要起下節意耳

上文言禘嘗之義重故人君因而行政以重禘嘗之義此節又進一步說言人君固因禘嘗以行政而重禘嘗之義然禘嘗之中自有治國之道在焉則人臣不但重禘嘗之義又不可不知禘嘗之義矣義字卽上面陽義陰義不可看深了前言義重只以祭言此言義大又以治國言矣

不可不知就指君說了說者把不可不知虛起到下句方歸君上未是明其義從知字生來其義章又從明字生來疑於其義又從章字生來君人不全就暗合治國在內下面許多說話通是發此句之意身親涖之不重只要起那雖使人也一句說者以明其義者六句應不可不知夫義者以下應治國之本看來不是治國之本只就禘嘗上說下面子孫莫敢不敬雖是治國何以爲民父母

雖是不治國然莫敢不敬從義章來何以爲民父母從疑於其義來已屬在人君上了與治國之本專屬禘嘗之義者不同矣蓋明其義以下就接不可不知說且暗合治國之意夫義者以下又接不明其義君人不全說而治國之本就在其中矣 禘嘗之義大矣何以見之蓋禘嘗之義雖非爲治國而設而實爲治國之本也既是治國之本可見其義之大矣義大如此爲人君者有禘嘗之舉又有治國之責則不可不知其義也然禘嘗爲治國之本其義如何便不可不知蓋明禘嘗之義者君也能禘嘗之事者臣也君之明其義臣之能其事其責均也君若不明禘嘗之

義則君道不能盡而君人不全臣若不能禘嘗之事則臣道不能盡而爲臣不全夫不能其事爲臣不全是臣固貴於能其事不明其義君人不全是君尤貴於明其義矣此所以禘嘗之義不可不知也然不明其義君人不全又何以見之蓋禘嘗之義非物自外至者也所以濟志也而又德之所發也是義必出於志與德則明義亦必始於志與德人君德盛則其志厚志厚則其義章夫義唯患不章耳既德盛志厚而義章則是能明其義矣由是其祭也自敬祭敬則境內之子孫或事生或事死亦莫敢不致敬於其親矣夫祭之敬而境內亦莫敢不敬明義之效如此則君

子之祭或自祭或代祭無往而不可矣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親涖之以致其敬然亦豈必一一身親涖之有故則使人可也凡使人易至於失其義雖使人也君亦不失其義所以然者君明其義故也若德薄志輕則疑于其義而不章其祭便不敬矣祭而不敬則或親或代無往而不失其義無以化境內之子孫而不足以爲民父母矣以此觀之明其義則不失其義而能化境內之子孫這便是君人者全不明其義則不能爲民父母這便是君人不全所謂不明其義君人不全者如此然則禘嘗之義信爲治國之本而人君豈可不知其義而求所以自全其君道哉

夫鼎有銘止可謂恭矣

方氏曰器之重者莫如鼎言之重者莫如銘此鼎所以有銘而銘必於鼎也 以自名爲自成其名則自成其名在先稱揚其先祖之美反在後覺得文理不順當與名其器以自警之辭同意謂自名其辭於鼎也雖是君名之然由已致之便是自名了 夫鼎有銘且先提箇銘說銘者自名又釋銘之義下句方申言自名之實美惡字正應稱揚先祖之美稱揚其美就是稱美不稱惡了孝子孝孫之心乃因而斷之之辭末句又進了一步言此雖是孝子孝孫之心然唯賢者然後能之不肖者不能也 或謂次節申自

名以稱揚云後節申賢者能之或又謂次節申孝子孝
 孫之心後節申賢者能之皆非也原來下二節都只接唯
 賢者能之一句說

在心為德在事為善立於下為功烈立於上為勲勞出於上
 為慶賞出於人為聲名慶賞聲名又從德善功勞來列於
 天下總承乃先曾顯列於天下者也 自成其名就是身
 比焉謂將已之姓名勒之祭器也勒之於上則成矣如註
 說便把顯揚先祖之孝說在祀其先祖之前了如何可通
 祀其先祖即指有銘之祭器而言 銘者一讀論讓至者
 也通為一句下面三善俱就此中看出

所稱是上得指上節說所為是下得指下文說見之與之利
 之三之字指先祖說使君上與已銘利已之得次名於下
 俱與經文口氣不類矣 與字與取相對吾以銘與先祖
 而不吝也利字與害相反稱其惡使先祖受不美之名便
 是害先祖了稱美不稱惡使先祖享為善之利非所以利
 之乎非有識見有才思何能善處如此 勿伐正是次名
 於下蓋其賢如此便宜以賢自伐矣而乃以身比焉甘處
 於祖考之下是其為人謙卑遜賢又不足以盡之矣
 有三者之賢又有勿伐之恭則其所為者盡善矣豈不為
 君子之所美乎

稱美不稱惡既是孝子孝孫之心則人人皆有是心便宜人皆能是事矣吾乃謂唯賢者能之果何以見之哉蓋銘者論譔云而崇孝也順也教也皆於此而備矣然豈惟如此而已哉夫銘者止於壹稱先祖之美然上而先祖下而已身皆有所得矣蓋君子觀人之銘既美其所稱之善又美其所爲之善美其所稱是上既得矣美其所爲是下又得矣豈非壹稱而上下皆得乎然所稱者卽上文論譔先祖而備三善者也此不待言矣所爲者何如蓋有善而弗知不明也今則明足以見先祖之美而不昧於可傳之實知而弗傳不仁也今則仁而能愛肯以鼎銘之美名付授之於先祖而不吝有所稱而不善是愛之反所以害之矣今則事理通達而有智巧善處之術美則稱之惡則隱之使先祖享美名之利而不受惡名之害是明仁智兼全豈不謂之賢賢則易至於伐又能以已之名次於先祖之下而不伐其賢這是以美名遜先祖而甘處其下又豈不謂之恭所謂美其所爲者於此見之矣夫所稱者既極其善所爲者又極其善一稱而上下皆得如此非賢者其孰能之哉故曰唯賢者能之

故衛孔悝

至末

衍看鉏鋤

莊叔奔走無射成叔纂乃祖服卽舊嗜欲也作士憂民勤政

作三項看俱接興舊嗜欲說夙夜不懈總承三項民咸曰
休哉又通承三叔予汝銘卽上文三叔之銘若纂乃考服
又從纂乃祖服上來若汝也 方氏曰銘於彝取夫德有
常而不變銘於鼎取夫德日新而不窮止曰鼎銘者舉重
以該之也

古之君子卽指孔惺而言論譔直至如此爲一句先祖三叔
也以比其身指惺拜稽首至烝彝鼎則名得比次於下矣
世臣同休豈不爲國家之重乎明著先祖之美於後世而
下又比其身上又重其國家蓋一舉而三得之矣 宗廟
是自家的社稷却是公家的蓋世臣同休則與君共守之

矣誣謂欺人也 以孔惺事觀之則爲子孫者或誣或不
明或不仁皆爲君子所耻正見得孔惺則免於此耻矣

論譔先祖之美是所稱者善免於三者之耻是所爲者善
此引孔惺之銘而稱之以證上文也然蒯瞶無父而劫遷
其子惺乃助之以爭國考之經傳亦無莊叔之事獻公反
國又非成叔之功文叔嫁女而使出其妻逐壻而使室其
嫂亦未聞其爲夙夜不懈之臣蓋莊公德其立已惺亦自
以爲功亂邦惡黨互相褒重未幾衛侯飲孔惺酒而逐之
矣正君子之所羞稱者而何足以爲訓 不明不仁與前
明仁相應獨誣與智不類者何蓋此爲虛稱其美彼爲實

稱其惡均爲不當稱者也則大意亦未嘗不同

方氏曰禘爲五年之祭故謂之大嘗亦謂之大者以天子所賜比諸侯尤隆也四時之祭特以嘗言者物成可嘗禮爲尤盛也康猶褒之也 清廟大夏樂之文者以象周公之文德管象大武樂之武者以象周公之武功 故以賜魯不必又兼禮說上文已言尊魯賜之重祭矣 此因孔悝事而類記之言周公之勲勞比悝不同而禮樂之賜又與銘不同矣然孔子有周公其衰之嘆則亦何足取哉悝之銘則曰以重其國家周之賜又曰以重其國以王者之典律之則魯衛之國吾未見其爲重也記禮者於是乎失之矣

矣



